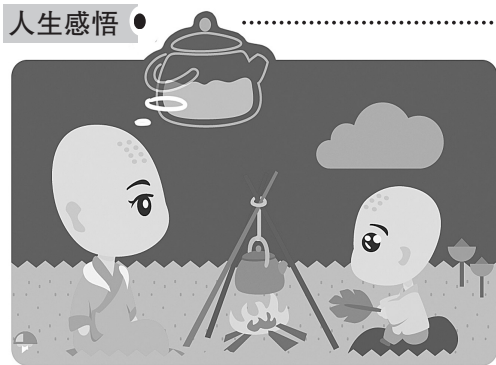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感悟



学会留一半

于永海

一个朋友问我：“如果你在野外露营，在口渴难耐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装满水的壶，但里面的水却不干净需要烧开再喝，而当壶里的水即将烧沸的时候你才发现，柴已经所剩无几，这时你会怎么办？”

“赶紧去再找些柴来。”我不假思索地道。“可是，那里刚刚下过雨，除了你手头上的这些，其他都是湿的。”朋友否定了这个可能。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柴不够我也变不出来呀。”我无奈地道。

“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？只留一半的话，不就可以烧开了吗？”

是啊，只留一半，只有选择了舍，才能有所得！听着朋友的话，我不禁想到小时候跟随父亲种田时经历的一件事。

那时，家里刚刚分到责任田，看着一根根谷子苗长得旺盛，我似乎看到了一袋袋黄灿灿的小米和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饭。可是，当谷子苗长到差不多两寸多高的时候，父亲却用锄头将一半的苗。我跑到父亲面前，抢下他的锄头抗议道：“爸，好好的谷子苗为什么要锄掉啊？留着它们不是可以多一半的收成吗？”

被我突然抢下锄头，父亲先是一惊，但当他听完我的问题后，便和蔼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说道：“田里的养分和水分都是有限的，谷子苗太多的话，养分和水分就会供应不上，那样的话，谷穗就会干瘪少籽，严重的甚至还可能绝收呢！只留一半的话，养分和水分都可以充足供应，这样一来，不但不会因为少了一半的苗而减产，反而会因为穗大多籽而获得丰收。”

当时，我听得似懂非懂，但既然父亲说这样可以丰收，我便把锄头还给了他。那时的我还小，听不懂，也就没有想太多。此时，这段记忆忽然涌上心头，我才恍然大悟：原来这也是先有舍后有得，那看似简单的锄禾劳作，其中竟蕴含了这样深奥的哲理！

留一半，既是一种哲学，也是一种艺术；留一半，看似失去，却会得到更多；留一半，让人生少一些烦恼；留一半，让胸怀多一份洒脱……

留一半，听上去如此简单，但仔细想想，却又不是那么深奥……

人在途中

七夕没有贵族气

刘东华

闲暇之余，逛了趟街，才发现又是一年一度的七夕，商家们正上演一场七夕的“爱情秀”，酒店玫瑰包房、咖啡情侣套餐，还有一家金店专为七夕打造的万足金的玫瑰花，扬言让你做爱情贵族，差点亮瞎我昏花的老眼。

年年过七夕，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传统的民间节日也成了商战的噱头，爱情金贵，铺张一点的表达本也无可厚非，但我还是不愿意失去七夕的传统意义，爱情里，该保留一份勤劳简朴的民间精神。

几天前，我刚去了一趟苏南某镇，正是酷暑的天气，处理完事务匆忙返回。回程的火车上，与我同座的是位30岁左右的青年人，一问，与我同乡，这趟车途经离我们最近的徐州站，然后到我们的县城，在那里转乘大巴。

聊起话来，才知道小伙子在那个镇上打工，在一家颇具规模的铝合金制品生产厂，他所在的工种，高温，且高粉尘，所以每年的暑期有一段时间的设备维修，工人们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回家团聚。我问他：“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吗？”

他答：“是的。”现在我们当地的年轻人，虽然也是外出打工，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也没人愿意做了。他到这个镇上有十多年了，和他一起来打工的同乡，因为小镇相对偏僻，去了上海或者附近的苏州和无锡。他看中的是这个镇上的消费比较低，工厂提供食宿，挣同样多的钱，在镇上花不出去。

他说的“花不出去”，不是无处可花，是不用乱花钱。

我问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，他竟有点羞涩，很肯定地点头。然后对我说：“孩子都三岁了，现在一家人过的，像牛郎织女。”我们俩都明白这“牛郎织女”的意思，相视呵呵一笑。他对我解释，再做几年，就不做了，挣够钱，可以在县城买一套房子，然后让孩子在县城上学，两口子可以在县城发展自己的事业。

他说，这个职业也不能做太长时间，因为生产环境不好，工人容易患上职业病，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做的原因。趁着现在身体好，做几年，不能等身体垮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刻意在座位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貌似向我证明他体质很好。

我理解他此刻内心的忧虑，忙叮嘱他要遵守劳动安全，只要平时工作时注意防护，身体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然后岔开话题，问他在家能停留多长时间，他说大概过了七夕，七夕之后就凉爽了。七夕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我们也是，每年七夕之后就要分开了。

七夕，听起来仿佛不是一个日子，而是一种生活的状态。

我们这个县，历来属于农业大县，也算是劳务输出大县，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，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一年里，夫妻两地生活，聚少离多，能为家庭幸福和孩子们的未来打拼出一片小天地，才是这些年轻人的梦想。

我觉得，现实里的“牛郎织女”，能过一个浪漫的七夕，更懂得为爱珍惜，为爱打拼，懂得勤俭持家之道，何来如此夸张的贵族气呢？

心灵驿站

最好的爱就是陪伴

陈柏清

总听见年纪大的人感叹着说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想想也许有道理，可说心里话，也只是半信半疑。

公公一直身体不好，平时由婆婆照顾他，最近几年他每年大半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。婆婆日夜守在病床前，晚上就在病床边支个小行军床，公公有一点不对，就得马上起来，找医生，唤护士。偶尔好转回家，她也不敢疏忽，睡觉都是半睡半醒。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，并不是老公不孝顺，而是工作实在无法分身，常常是下了班，什么都放下去医院，但是这样坚持几年，也是筋疲力尽。唯有婆婆会一直守在公公身边。

但婆婆做是做的，她会有怨言。见到我就拉着我跟她发牢骚，她说公公发脾气，她说公公不听话，她也说公公想不明白事，老冲她乱吼，那时我都会笑着听，我知道其实婆婆也不用劝，她是最心疼公公的，护理人总是辛苦的，婆婆不过找个人倾诉一下。我无形中也就成了婆婆情绪的整理箱，疏散疏散，整理好，她又上路。

可是尽管全家都很在意公公的健康，他还是在半年前离去了。婆婆看着理容师给公公遗体理容，哭着说：“我伺候你也愿意，宁可把你

寿命匀给你点，你可真是狠心，留下我一个人。”听她这样说，我们都尽力劝她，我心里虽然难过，但觉得过一阵婆婆适应一个人生活也许就好了，因为公公这些年病着，婆婆也被拖累得够呛，我甚至还想，公公的走，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的解脱，也是大家的解脱，尤其对于婆婆，刚刚六十岁，就已满头白发了，当别的老人晨练、旅游、跳广场舞时，她连门都难得有机会出，因为公公的病一刻也离不开人。

那天她到我们家来，我为了让她开心，就给她把QQ游戏的斗地主挂上了，可是婆婆刚刚进入画面，就突然喊了一声“不玩了”，然后就扭过身，泪如雨下，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谁在游戏里欺负她了，可是一看没有，心里一下明白了，她是想起和公公一起玩斗地主时的情景。那时他们老两口老是争电脑吵，也为出哪张牌吵，可是现在没人争了，没人吵了，婆婆却玩不下去了，自那次之后，婆婆一次都没玩过斗地主。

现在不用在家守着病人，我们要带她出去，她却：“你爸爸不在了，去也没意思。”整



天守着窗户发呆，看着婆婆这样子，我突然明白，其实烟火夫妻就是吵吵闹闹，吵着闹着却是谁也离不开谁，不吵不闹了，说明没感觉了，不在意了。

人生最好的时光，不是吃大餐，不是豪华出游，而是与爱人在一起，如果夫妻在共同的人生路上有一方缺席了，离开了，另一方方便也失去了一半生命的意义与快乐。爱，其实就是一种陪伴，陪伴风雨，陪伴欢笑。现在也突然明白了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的含义。这应该是对爱最烟火最现实最厚重的评价与诠释。

本版制图 涛涛

万家灯火

母亲的三只包

陈晓辉

母亲无尽的辛劳。

那年我考上了大学，母亲高兴得请村里要好的姐妹们吃了一顿饭，好像考上大学的，不是我而是她自己。帮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母亲看着包里的行李发了愁：“这包那么破，城里同学会笑话你的。”

一个婶婶说：“镇上有那种方格大袋子，又好看又结实。”母亲开心地和她一起到镇上，买了个新包回来。我晕，这不是蛇皮袋吗？虽然觉得它丑，但我也知道，学费已经花了家里不少钱，能有新包已经不错了。

蛇皮袋把我送到了学校，母亲却把它带了回去：“这么大，你在这里用不着，我回家收玉米，正好用得上。”

不用说，我在学校也能想象母亲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，背着鼓鼓的蛇皮袋满头大汗的样子。我心酸地想，这个蛇皮袋，比我陪伴母亲的时间更长，而且，比我能见证母亲的艰辛。

大学毕业有了工作，领了工资后，我给母亲买了个包。黑色，据说是羊皮材质，背起来轻便又漂亮。不出所料的，母亲接过包并不

高兴：“那个袋子挺好。你工资那么少，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，买这个干啥！”我转身看见母亲的那个蛇皮袋，在屋子一角，上面的带子已经基部发硬，还真的像一条蛇。

本以为母亲永远不会用那个小羊皮包了。但我结婚那天，母亲却背着包一直跟着我。时而给我取出一杯热水问我渴不渴，时而掏出一面小镜子让我擦脸，虽然酒店里有热水有化妆品，但我第一次看到母亲背包，还是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前些年农村土地流转，家里的几亩地都被收了。母亲一下子没了事情干，我就劝她和村里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。开始母亲有点扭扭：“这么大年纪去跳舞，怕人笑话。”后来村里的大娘大妈们组织了舞蹈队，拉母亲参加，再加上我的怂恿，母亲一跳而不可收。

父亲向我投诉：你妈天天傍晚就开始收拾那个小包，装舞鞋，装扇子，吃完饭就去广场舞，碗都让我洗。

这其实让我很欣慰。我辛苦一生的母亲，终于能够在晚年的时候，为自己活一回。我打算，为母亲买她人生中的第四只包。

城市空间

农哥的幸福指数

覃光林

农哥原名周居平，是我们同届高中毕业生中，唯一一位一直务农者。又因他幼年上学较迟，年龄比同班同学大2岁，于是大家叫他“农哥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兴起了同学聚会热。我们也不例外，每年一次，定在春季某一天。

班上原先有50多个学生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常来参加聚会的仅三十来人。我留意观察了一下，这些人都是于今混得不错的人，唯独农哥例外。来聚会时，大多数人都开私家车，稍差的开个摩托，只有农哥骑辆旧单车。

每次聚会，农哥都甚少说话，像个局外人。“旁听生”，悠悠然听别人高谈阔论。有的人在显富摆阔，有的人在“晒幸福”，但更多的是在发怒、诉不平。比如诉说生意难做、三角债难收、成本走高、工人难管；又比如怨途途波涌云诡，人心难测，领导难伺候……遇到有搞笑的话题，农哥也跟着大伙开怀大笑。

农哥从来不曾成为话语中心，也没人关注过他，他甚至好像没开口说过话，在大伙心目中，一个摸锄把的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能有什么可说？况且，一年才聚会一次，大伙要发的议论实在太多，好比联合国开会，发言权都争不来，几时轮到农哥？

早先十几年以来，每年聚会，大家都不

掏钱的，习惯了由一个名叫沈富的同学“包起”。沈富是经商的，生意做得很大，据说每年纯收入几百万，别墅、开名车，千把两万元的餐饮费是“小菜一碟”。

可是风云突变，听说沈富一夜之间破产了，今年头一回缺席。

于是，聚会的餐饮费就要实行AA制。主事者提出，每人交100元，结账后余款暂存起来，作为基金。

主事者又补充说明，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，区区100元不足挂齿；只有农哥是“望天打卦”（看天吃饭）的，比较困难，因此农哥就

不必凑份子。他还提议在余款中拿出一部分帮补一下农哥。

没想到农哥一下子打断了主事者的话。农哥脸涨得通红，自参加聚会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。农哥说：“不收我的钱，是对我的歧视。”农哥又说：“大家的一番好意我领受了。但说到困难，肯定不是我困难，我肯定比一部分同学过得要好很多……”

这时，我想起了以往陆续听到的关于农哥的一些情况。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回乡务农。由于家境清贫，娶了一个腿部残疾的农村姑娘为妻，日子过得不是缺油就是缺盐的。这些年，他女儿出嫁了，嫁到村一位青年农民；儿子大学毕业，在本地当小学教师，结婚后和父母一起生活。

对于农哥首次开口说话，大家都很感兴奋，都停止了扰攘专心地听。农哥说：“这几年我自建起三层楼房，自己住一层，两层出租给外务工人工人，月收入2000多元；村里还有分红，我搞种养，年收入过万元；女儿还有零花钱……现在时兴说‘幸福指数’，我不担心商场倾轧，二不担心宦海浮沉，三无内债外债，四无‘二奶’‘三奶’的吵闹，五有闲钱，家有天伦之乐。大家说说，凭什么叫我要受大伙关照……”

这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舞阳 张新亮作